

重齣

林煜樟攝影



韓翌

作者簡介——

韓翌，本名陳樺瑩。一九八八年生於台灣雲林。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。於補教業創辦「韓翌國文」品牌，自台北站前、台中一中街……周遊各縣市，近二十年教學實踐，足跡遍及北中南。二〇二五年出版第一本著作《人生滿級：古文不思議》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一謝有鹿文化許悔之社長，是他鼓勵我參加文學獎，比我自己還相信自己。二願天下所有孩童都能平安長大。三謝林榮三文學獎成全《人生滿級》。

比起許多的不幸，我是較幸運的那個，我想將這份幸運以文字分享出去，讓文學縫補更多受傷的靈魂，替未能發聲的人發聲。

謝謝讓我一無所有的每一個人，你們成就了我的無所畏懼。

多的快樂。

有些人懷念童年，我卻只盼著成年；成年真好，可以做自己的主了，包括看醫生。

大一時，連日莫名的發燒，排除了感冒、腸胃炎、闌尾炎……學會了許多病徵與病名，由診所轉診大型醫院，再由內科將我轉診至牙科，像要將小時的份一次補齊了。原來時間與血小板可以止血卻不會治病，病根仍伏藏著，擅長忍痛的我就這樣忽視了那些隱隱然的不適，任其悄然地蝕至牙骨，甚至侵略了另一顆門牙。

「你都不覺得痛嗎？這應該很不舒服吧？」醫生在手術開始前問道。

可能我一直以為活著就得與痛共存，或者說，自有意識以來就是與痛共生，那又該怎麼分辨什麼是應該、什麼是不該呢？

牙骨清創的手術已頗費工，但更不易的是牙齒的去留與重建，最終解決的關鍵仍在荷包，那金額對於半工半讀、自食其力的我而言真是天價。那就先以健保能支付的方式解決吧。門牙的缺角又更大了，而且抽過神經的牙齒顏色會不斷加深，黃中帶黑，不僅不能笑，連開口講話我都刻意練習將露齒的幅度調至最低。美觀算什麼，能解決掉病根比較重要。

但老天就是這麼愛開玩笑，祂替我安排的職涯不僅得一直開口，還得面對群眾；一張畢業照囊括所有需繳交給制度存檔的形象，它是我抗拒攝像的盾牌，不料現實總如現形藥水，一澆就發現這盾牌是紙糊的，資歷的增加其實有很多隱形代價，例如從不拍照的我開始得面對鏡頭。

於是解決齒患成為了當務之急。

齒列太亂，不矯正難以做牙套，而且也不好看，也許醫生下意識地將「愛美是女人的天性」列為必要考量，不曉得我的成長史都是在生存線上搏鬥，美麗從不在我的待辦清單上。身處人間修羅場，於擂台上時刻應戰，哪能多優雅？

為了保住拚搏了好久才獲得的機會，貸款換得了一口編貝皓齒，說也奇怪，自此竟開始時不時獲得「美女」之稱，原來美麗是可以購入的嗎？而同一個我，僅因齒列的調整與陶瓷的妝綴就成為不同的我嗎？或者其實原本的我非我，是在牙齒重建中塑成了一個我？一邊困惑著一邊學著笑；我想問問醜小鴨，牠是如何拋掉自卑，並學會驕傲地展翅翱翔？

第一次的療程耗時兩年，醫生覺得我還年輕，矯正後留了牙根套上全瓷牙冠，他認為器官還是原生的比較好。其實當下我很想說點什麼，但出於對專業的尊重與自幼訓練有素的緘默，最終全依醫生安排。成果很好，療程後的第一次自拍，那像螢幕亮點的黑與參差的黃齒都被修正了，即使嘴角的肌肉因不習慣還不太自然，那潔白近乎無瑕的笑容，好像離成為天鵝再更近了一點。

面對稱讚，從一開始的拚命否認弄得尷尬，到能坦然微笑接受，其實內心仍蟄伏著不安，不確定自己是遇到了神仙教母的仙度瑞拉，還是成為了伊索筆下那隻選美的烏鴉？生命裡的美好與善意不多，我怕子夜一到要現形，更怕扯掉這美麗的羽衣後，引以為傲的專業其實微不足道。也曾質疑自己怎麼落入了容貌焦慮，成為了自己心中的膚淺之人？但連孔子都禁不住以貌取人，無怪乎販賣

「美麗」總是商機無限；更何況《論語》在通貨膨脹下已難治天下，也治不了牙疼。

復發的牙疾是一首識：原生的不適合你。

牙醫宣告僅存的牙根也不保的當下，我灑脫地笑說：「好呀！那就看什麼時候可以安排拔牙。」但實際手術時，我還是忍不住發抖。原來不只牙齒是假的，光鮮亮麗是假的，就連勇敢都是假的。

三十歲時矯正——是不是太老了點？不到四十就植牙——是不是太年輕了點？花開有時，人生無常；人總是如此莫可奈何，總是事與願違，卻也常在幽暗處開出花。

醫生手上High-Speed Handpiece代替我尖叫，如指甲劃過黑板般地勾起寒毛，這裡不是餐桌，我沒有挑選材質的自由，金屬鑽頭入口，六管麻藥阻絕了金屬的冰冷，但止不住自心底湧向四肢的冰冷，左手緊抓右手，我祈禱自己的顫抖不要被發現。

「麻藥發揮效用後應該是完全不會痛的，只要有一點點的不舒服記得隨時舉手，或者給我們任何動作都可以喔！」醫護人員的暖意也驅不散恐懼與委屈，綠色無菌布是為了預防感染，我卻只慶幸它遮蔽了我那止不住的淚水。

隨著電鑽聲出現的是一陣燒灼骨頭的味道，像雞翅膀已經焦掉了，火舌卻還沒有要放過它，跳過了雞肉香，只剩那令人屏息的腥味，只是這次是乾的。這是否就是燒灼靈魂的味道？比電鑽聲更

可怕的，是牙鉗夾住門牙搖晃時，那令人不安的悶響，靜靜地、沉沉地響在腦中。醫生反覆拉扯了幾次，像拔除舊家具上的卡榫那樣。本以為拔除一顆爛牙是摧枯拉朽，不料醫生竟需要閉氣施力，鉗與牙的搏鬥，就像邪惡盤踞世間不肯輕易撤退，兩方角力的聲響隱隱然於頭骨中，共鳴著一種崩塌式的沉默，雜揉成低了十八個音階的梵唄聲。

手術的時間很長，長得足以讓那些壓進記憶暗室的片段再次掠起：台中都會公園的夜色、台北貓空的燈火、高雄八五大樓的海景、花蓮七星潭的瀾聲……男人們藉著壯麗山川發下的豪語，像受潮的煙火，我向小女孩買了一盒火柴，以青春為引信，一遍遍地點著愛人的承諾，換得的只有焦掉的包裝盒，與日趨巨大的寂寞。對「家」的錯誤幻想就像煙火大會，那照亮黑夜、繽紛夜幕的絢麗，讓我誤以為只要付出真心便能擁有一樣的燦爛，於是任吹笛人演繹的戀曲勾魂攝魄，然後不斷在掏空與重建裡擺盪。「我想給妳一個ㄣㄣY。」原來是枷不是家，而為逃脫留下的疤，層疊成我與人往來的檻籠。

所幸告別牙根的同時也拔除了一段爛尾的婚姻，可喜可賀。唯牙骨侵蝕得太嚴重，補了不少骨粉。「我替妳多補了一點，後面看恢復狀況再決定要不要再補一些。」醫生脫下醫療手套時的灑脫不曉得為何印上了我的心裡，也許是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那樣瀟灑地扯下糟糕的一切，然後帥氣地扔到垃圾桶。

剛補骨後的兩週痛不欲生，傷口疼痛如藤直攀腦門，尋覓著是誰在誦緊箍咒？么兒正值長牙

期，夜夜夜半啼。以小孩當責任感的試紙殘忍卻準確，人性是禁不起測試的，唯一通過的人魚公主已經化成了泡沫，迪士尼取其標本，再製成一杯杯的粉紅泡泡，灌醉了多少少女？有時候也不免覺得，制度總是懲罰負責任的人。牙疼欲裂又安撫不了稚子的哭鬧，從焦慮、暴躁、無奈，我羨慕著他有想哭就哭的自由，那堵厚厚的玻璃再度籠罩了我。

「不准哭，妳如果告訴別人，妳以後就見不到阿嬤了。」冷水沖得我直發抖，但舅媽的眼神更冷，長大後的人際課題如此困擾我，想來也是因為那宛若川劇變臉的人前人後。等到我能理解她話語的惡意時，以冷水沖刷不著寸縷的我已成為她生活的儀式感，而我也習慣了緘默。也許也是因為當時太小了，還不懂什麼是恨，唯有恐懼是動物求存的本能，為了能留在外婆身邊，等那雷陣雨般的身影消失在無法密合的木門後，我便靜靜地擦掉身上的水漬，穿回衣服，然後戴上笑容，等著阿嬤帶著當日的食材返家。

我想我是一張很稱職的試紙，人性的善惡照得比秦鏡還明；曾經認為孟子是只適合擺在教科書裡的，畢竟成長環境比較近乎荀子或韓非手筆。直到發現自己連亂丟垃圾的勇氣都沒有，也始終學不會恨；擇善固執是美德也好，是傻也罷，也許現今擁有的一切已是湖中女神的慷慨饋贈。只是往日不堪太多，無法全部沒入湖底，仍有些片段流竄在外，總在深夜游擊我的睡眠。

人的一生共有兩副不同的牙齒：乳齒與恆齒，拜科技之賜，我擁有了重齦的機緣。我曾以為齒部的字都不太好，可能因為先看見了齦牙咧嘴、齦齦與齦齦；直到生字簿上出現齦齦之年才改觀。

同學都喜歡筆畫少的字，但我相反，而且特別喜歡確認每一個字的由來。《說文解字·齒部》：「齲，毀齒也。男八月生齒，八歲而齲；女七月生齒，七歲而齲。」中年而齲，是成人式的剝落，不得時，就不像幼童換牙那般輕鬆。拔除了不良的原生器官，等待著植入人工植體，這一次的重建估計需時一年多，但美好總是需要等待的，也許，我離成為天鵝又再進一步。

新聞裡的斷井頽垣我不忍卒睹，向來都是大數據推送的標題能引起我興趣才關心一二：《刑法》加重兒虐刑責三讀通過 施虐未滿七歲兒童致死可判死刑。

還來不及點入內文，正與自己的影子玩得不亦樂乎的么兒突然笑出聲，晃眼而過的笑容竟不太一樣；細看之下，下排門牙終於掙出牙齦，小小的白點，使我明白了什麼叫原生的比較好。那是比色板上找不到的白，像東欄一株雪，透著清明。

太好了，這下應該能多睡一些了。我悄悄向牙仙子許願：願天下孩童都能平安長大。

創傷的清理

林俊穎

三十歲矯正牙齒，不到四十就植牙，究竟是太早或太遲？重整過程包括美化、拔除、補骨粉、換新，時間與所費不貲，心理創傷更是難醫，因此那過程其實是救贖與重建自己，必須直視病源，童年時遭受沒齒難忘的殘虐毒打。準此，此篇的旨趣曲折且清楚，作者以古典中文（系？）為底蘊，婉轉陳述，優雅行文下有著始終不屈服不討饒的一副傲骨，自己的牙齒自己救，自體的創傷自己清理，算帳也當然要一筆一筆算清楚，盤點清算這一場一般人罕有的過往，作者挺直脊梁，汨汨散發一股難得的正能量，令讀者肅然。「打落牙齒和血吞」或許是過時的想法，但做人的勇氣與尊嚴是自覺建立、爭取的，她以一篇文章為自己贏得一份遲來的正義，甚至是一種詩學的正義。